



四集第四種

吳疆域圖說

敘



爾雅古訓也治爾雅所以訓古訓也爾雅晦則古訓晦古訓晦則羣經不可得而明故不治羣經無以通爾雅而不通爾雅亦無以治羣經欲治經則爾雅不可晦也欲治爾雅則古訓不可晦也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然則足以攷古者莫近於爾雅也字吉不才不能通知古訓思舞勺時家君授以小學之書凡文字之通借音訓之轉注方國謠俗古今語言之異同必爲之究其根源乃止今越五載沈潛反覆稍有覺悟思欲取爾雅一書疏通證明以求當於古訓適大宗師王益吾先生以治爾雅課士不揣樗味遂取各家舊注訂誤補遺爲爾雅詁二卷昔班志稱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皆在於明古今之異言而通其指義者也爰附其義而襲其名惟其中紕繆尙多宏達君子幸糾正之海門徐孚吉

敘

一

爾雅古訓也治爾雅所以訓古訓也爾雅晦則古訓晦古訓晦則羣經不可得而明故不治羣經無以通爾雅而不通爾雅亦無以治羣經欲治經則爾雅不可晦也欲治爾雅則古訓不可晦也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然則足以攷古者莫近於爾雅也字吉不才不能通知古訓思舞勺時家君授以小學之書凡文字之通借音訓之轉注方國謠俗古今語言之異同必爲之究其根源乃止今越五載沈潛反覆稍有覺悟思欲取爾雅一書疏通證明以求當於古訓適大宗師王益吾先生以治爾雅課士不揣樗味遂取各家舊注訂誤補遺爲爾雅詁二卷昔班志稱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皆在於明古今之異言而通其指義者也爰附其義而襲其名惟其中紕繆尙多宏達君子幸糾正之海門徐孚吉

吳疆域圖說上 有事表

上海華本禮

吳自太伯以來僻在蠻夷書缺有閒良史如馬遷僅紀世次壽
 夢二年始見春秋事實疆域乃得詳焉顧三傳異辭左國且乖
 鑿矣而史記博采眾家年表吳楚越世家往往抵牾云吳越春
 秋越絕書及諸子所載又率怪誕閒有足補經史者所謂存什
 一於千百爾馬驢繹史哀集羣言高氏紀事本末采他說以附
 左氏既傷繁重亦寡斷制今先雜摭經史依年作表擇言之尤
 雅者訂注異同所據書不無刪節以省文也至師旅使命所經
 雖地涉他國亦詳載之

他國之地表中即繫今釋前人說有疆
 涉地形國勢者亦雜采附注於下

吳上

域所係不敢略爾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太王欲立季歷
 太伯仲雍乃奔荆蠻以避季歷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
 吳太伯太伯居梅里自號句吳據史記吳太伯
 世家及正義注
 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二
 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太伯卒葬梅里平墟據吳越春秋
 吳太伯傳
 太伯無子弟仲雍立居番離吳地記曰梅里又名番離本禮按世
 本既分著太伯孰哉之居則梅里番
 離非一地明甚吳
 地記說恐非也
 仲雍卒葬海虞山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
 叔達卒子周章立據史記吳太伯
 世家及索隱注

武王克殷因封周章於吳爲吳子據杜預世族譜本禮按國語曰命圭有命罔曰吳伯索隱因謂

吳本伯爵章昭則謂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今攷春秋書吳子禮言蠻夷雖大日子則吳爲子爵無疑吳太伯猶曰齊太公衛康叔耳

周章卒子熊遂立吳越春秋作周章子熊熊子遂本禮按史記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杜預世族譜曰自太伯

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亦與史記合若熊遂爲兩人則太伯至壽夢爲二十世矣今從史記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吳越春秋作喬疑吾立餘橋疑

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

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吳越春秋作專立索隱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

子頗高立索隱古史考作頗頗高卒子句卑按吳越春秋作句畢立據史記吳

吳上 二

太伯世家本禮按吳地記以周章爲周繇王自周繇王至夫差皆有紀年然其所載君名世次與史記吳越春秋絕不合卽諸樊至闔廬五君之紀年證之春秋史記已悉舛誤其餘之不足憑可知

齊都臨淄在今山東桓公始霸征東南淫亂者吳服於齊據國語齊青州府臨淄縣北

禮按史記稱句卑時晉滅虞攷春秋晉滅虞在齊桓公伐楚後一年國語云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則當在晉滅虞前矣疑亦句卑時也

句卑卒子去齊立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庚周定王夏六月楚時都郢卽今湖北滅舒蓼穀梁作鄂史記楚世

申六年在今安徽廬州府疆之及滑在今廬州府吳往受盟據春秋及左

廬江舒城二縣間府治東境傳魯宣八年本禮按此爲吳服於楚之始

甲周定王

子十年

甲周定王
成二十年

去齊卒子壽夢立

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丙周簡王

壽夢元年吳始益大稱王

據史記年表及吳太伯世家本禮按吳越春秋壽夢傳云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今攻春秋及史記鍾離之會在魯成公十五年為壽夢十年左傳曰始通吳也

又魯成公九年蒲之會左傳曰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則壽夢十年以前未嘗與中國會盟也至會鍾離時吳楚方為敵讎壽夢亦無

適楚之理

丁周簡王

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自晉時

都新田即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

使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吳上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顧棟高曰吳楚共長江之險而吳居楚下流仰攻不能勝楚前

此吳不諳乘車之法不能陸戰故常役屬於楚令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據左傳魯成七年及史記吳太伯世家

春吳伐郟在今山東沂州府郟城縣西南郟成據春秋及左傳魯成七年本禮按

秋八月吳人州來嚴啟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

之扼楚令尹子重自鄭都新鄭即今河南奔命據春秋及左傳魯

為吳為楚患之始

戊周簡王 壽夢三年晉使申公巫臣假道於莒即今山東沂州府莒州以如

吳據左傳魯成八年

冬十月晉士燮會魯都曲阜即今山東叔孫僑如齊人邾時遷都

山東兗州府人伐邾以其事吳據春秋及左傳魯成八年

郭縣南境 壽夢四年春正月晉侯會魯侯齊侯宋都商邱即今河

南歸德府治 伯莒子

杞時都緣陵在今山東伯同盟於蒲名府長垣縣將始會吳人

不至據春秋及左傳魯成九年顧棟高曰去年晉與吳爭邾此年

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於蒲則不能至於鍾離而後至於雞

澤則不能至於戚而後至晉侯徵平邱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

庚周簡王 壽夢五年伐楚敗子反據吳越春 吳克棘本禮按左氏魯襄二十六年傳楚聲子曰吳於是伐巢取

吳上

吳至魯襄二十六年吳伐楚者五襄十三年二十七年吳皆敗成

七年入州來十七年圍巢襄三年取駕皆不言克棘棘亦去巢駕

州來絕遠克棘不應在此三役吳入棘櫟麻則在魯昭四年聲子

無由先言之吳越春秋壽夢五年有伐楚敗子反之文克棘疑即

此時也故 次於此 甲周簡王 壽夢九年

申九年 乙周簡王 壽夢十年冬十一月晉士燮及魯叔孫僑如齊高無咎

西十年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駟邾人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據春秋

魯成十五年趙鵬飛曰於是吳楚兩熾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

以奪楚投鍾離近吳晉率諸侯往會之本禮按此為吳與中國盟

會之始是年夏楚背盟伐鄭晉欲報楚故亟 謀通吳又會吳於楚地故使楚聞以牽制之 丁周簡王 壽夢十二年舒庸在今安徽廬州府人以楚敗駟陵在今

河南開封府在今廬州府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無為州境廬江縣境

舒庸遂恃吳而不設備冬十二月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據春秋及

左傳魯成十七年

戊周簡王壽夢十三年夏楚子鄭伯伐宋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帶魚府於彭城即今江蘇徐州府治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楚崇諸侯

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杜預曰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

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

矣據春秋及左傳魯成十八年

己周簡王壽夢十四年春正月晉欒黶會魯仲叔蔑宋華元衛甯

吳上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人薛在今滕縣南人為宋討魚石

圍彭城彭城降晉據春秋及左傳魯襄元年

吳伐徐本禮按左氏魯成七年傳曰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又襄三年傳曰子重遇心疾而卒今攷自魯成七年至

襄三年經傳史記無吳伐徐之文傳云子重奔命則當在子重未卒時故次於此

庚周靈王壽夢十五年

辛周靈王壽夢十六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

山顧棟高曰此楚從水道勝吳也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而吳之報楚取駕則從陸道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

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三年本禮按此為楚伐吳之始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夏六月周單頃公會晉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於雞澤在今直隸廣平府西晉侯使荀會

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三年顧棟高曰此晉悼公即位之三年始謀通吳以制楚也

壬周靈王 壽夢十七年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據吳越春秋三年本禮按蒲之役晉欲會吳吳不至闕六年晉率諸侯就之於鍾離

雞澤之役逆吳吳又不至蓋巫臣雖通吳吳恃強猶未肯屈也今年吳以狐庸為相明年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於

是會賊陳始為晉用吳晉之交蓋巫臣父子為之也

癸周靈王 壽夢十八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夏使魯仲孫蔑衛孫林父先

吳上

會吳於善道公穀作善稻且告會期九月晉侯會魯侯宋公陳都宛邱即今河南

南陳州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節在今山東

兗州府 人於賊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五年焦循曰雞澤為晉地吳

憚縣東 不欲遠就晉故不至此時壽越之來未必不微示此意故晉使魯衛之大夫往會吳於善道而壽越亦遂同盟於戚戚稱吳人為壽越也本禮按戚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此為吳來會中

國之始

甲周靈王 壽夢十九年

乙周靈王

丙周靈王 壽夢二十三年春晉侯將會吳子壽夢三月癸丑齊高

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夏四月戊午晉侯及魯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子齊世子

光會吳於祖 杜預曰祖楚地吳子在祖晉以諸侯往會之卓爾康曰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據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特楚楚不敢伐鄭也焦循曰吳子不欲來會於雞澤晉侯亦不可往會於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於楚地是時諸侯必先至鍾離以俟吳子至祖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祖又越九日而滅偃陽則祖當在鍾離偃陽之間近於善道而吳不必渡淮既就吳以親吳而實在楚地使楚知其事本禮按地在今江蘇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穀梁作傳陽本禮 嶧縣南與 據春秋及左傳魯襄十年汪克寬曰偃陽及祖相近 以與宋人 祖皆在沛縣吳入北方之要衝悼公會吳於祖蓋謀滅偃陽而通吳也顧棟高曰晉用吳以特楚先用宋以通吳實於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滅偃陽以昇宋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租爲楚地偃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嚨中之有物宋有偃陽而吳

吳上

七

庚周靈王 春秋 壽夢二十五年秋九月壽夢卒 春秋 壽夢有子四人長

子十一 春秋 壽夢二十五年秋九月壽夢卒 春秋 壽夢有子四人長

曰諸樊 春秋 左氏作遇公穀作謁密 次曰餘祭次曰夷昧 左穀作隱曰遇是其名諸樊其號 次曰餘祭次曰夷昧 夷末史

傳則作夷昧公羊傳亦作夷昧 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

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據史記吳

辛周靈王 春秋 元年秋九月楚共王卒吳乘楚喪侵楚戰於庸浦

在今安徽廬州 吳師大敗 顧棟高曰此陸道也吳 楚獲吳公子黨

府無爲州南 據左傳魯

襄十三年 王周靈王 諸樊二年春吳告敗於晉晉士句會魯季孫宿叔老齊

崔杼宋華閱仲江衛北宮括鄭公孫薑 公羊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於向江永曰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士句數吳之不

德以退吳人據春秋及左傳魯襄十四年彙纂鄭已服晉楚不敢爭則晉不復恃吳故吳伐楚喪范宣子數其不德以

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為吳用

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據左傳魯

襄十四年本禮按史記吳太伯世家吳越春秋壽夢傳皆作諸樊元年事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於棠惠棟曰風俗通作堂本禮按郡國志堂邑縣亦曰春秋時

日堂地即今江蘇以伐吳汪克寬曰楚不得志於北方故致怨於吳高閔曰楚自是舍鄭不爭又十年而

一再伐吳急吳顧棟高曰此楚從水道伐吳也故而緩他圖也吳不出楚師還吳畏之而不出而楚自以不做致

敗弗傲吳人自泉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

吳上

楚公子宜穀據春秋及左傳魯襄十四年

史記年表楚格此年有共王太子出犇吳七字本禮按左傳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靈王之弑邾敖子于犇晉子皙犇鄭無

亦無此文年表當誤犇吳者史記吳楚世家

甲周靈王 諸樊四年

晉嫁女於吳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來賸九年夏晉人來賸十年夏齊人來賸陵有遲早

傳第言將嫁後無晉女吳之文不能定其年月也

壬周靈王 諸樊十二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

而還顧棟高曰此水道也楚宜舒鳩地當在舒城廬江二縣間

人使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今舒城縣境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楚師乃還據春秋及左傳

癸周靈王二諸樊十三年舒鳩人卒叛楚秋楚令尹子木伐之及

十四年舒鳩地當在離城今舒城縣境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

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請以私卒誘之簡師

陳以待我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

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大敗吳師顧棟高曰此亦陸

謀取遂圍舒鳩八月滅之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二十五年本禮按

楚為楚外破吳強楚弱乃叛楚即吳楚羣舒居淮南江北當吳楚之衝向服於

滅舒庸舒鳩所以退吳北來之道也十二月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

吳上

之諸樊傷遂卒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二十五年顧棟高曰此亦陸道而吳子以輕身致敗

諸樊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

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季札封於延陵故號

曰延陵季子據史記吳太伯世家本禮按吳越春秋曰諸樊將死

於此乃封季札於延陵未必然也史不得封年因史記文

甲周靈王二餘祭元年夏楚子秦都雍即今陝

西鳳翔府治汪泱水篇雩婁縣故吳地顧棟高曰本傳知吳有備而還是不入

吳境也淮南子楚相孫叔敖決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其為楚地

明矣服虔曰楚之東邑本禮按地在今安徽潁州府霍邱縣西南聞吳有備而還據左傳魯襄二

備故不能取勝日此陸道吳所嚴十六年顧棟高

丙周靈王二年 餘祭三年齊慶封犇魯齊讓魯封犇吳 史記吳太伯

辰十七年 齊慶封犇魯齊讓魯封犇吳 世家云自齊

犇吳蓋略言之齊 吳子 左傳吳句餘子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夷末

世家亦同左傳 也孔穎達曰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

之末始來犇魯齊人來讓方更犇吳明年五月而闔弒餘祭計其

閒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

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為夷末但為一句餘或別是一

人杜預誤以為夷末耳夷末句餘音字各異未得為一本禮按封

犇吳史記吳太伯世家年表並在餘祭三年正魯襄二十八年餘

祭夷昧之際亦不聞別有吳君句餘即餘祭無疑蓋餘祭亦稱餘

如季札稱札之類句為發語聲句餘猶曰句吳也杜注索隱皆臆

說不足憑服虔亦以句餘為餘祭亦號戴吳則如乘號

壽夢過號諸樊吳在蠻夷方言各異經傳或稱 子之朱方 據春秋

名或稱號穀梁所謂名從中國號從主人也 魯襄二十八年朱方公羊作防穀梁作鍾離本禮按吳無防地鍾

離魯昭二十四年始入吳公穀非也史記吳齊楚世家吳越春秋

並同 左傳

丁周景王 餘祭四年初吳人伐越 都會稽即今浙 獲俘焉以為闈

巳元年 使守舟 史記年表 夏吳子觀舟闔弒之 據春秋及左傳

六月吳使季札聘魯遂聘齊自齊使鄭去鄭適衛自衛適晉季札

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

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戊周景王 夷昧元年 本禮按史記年表吳太伯世家皆作餘祭十年二年 夷昧四年故自此年至餘昧十二年皆

誤屬餘祭今

從春秋訂正 己周景王 夷昧二年 史記作餘 祭六年 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

問延州來季子果立乎對曰不立天之所啟在今嗣君有吳國者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據左傳魯襄 三十二年

庚周景王 夷昧三年 史記作餘 祭七年 夏五月鄭放游楚於吳秋莒展與

公穀無 彝吳展與吳出也 傳魯昭元年 據春秋及左

左傳魯昭公元年晉趙文子曰吳濮有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杜預曰吳在東濮在南今建甯郡南有濮夷本禮按建甯今雲

南曲靖徵江二府境去吳遠趙孟不應並言攻左氏魯昭九年 傅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杜注以夷田在濮水

吳上

西者與城父人水經注淮水篇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 縣故城春秋之夷田在濮水西者也濮水即沙水之兼稱云云

竊疑濮夷散居沙水左右故沙水亦得濮名也地在今安徽潁 州府亳州及蒙城渦陽縣北與吳相近趙孟所言蓋即指此

癸周景王 夷昧六年 史記作餘 祭十年 夏六月楚子會蔡 時都上蔡在今河南

蔡縣 侯陳侯鄭伯許 時遷都葉在今河南 男徐子滕子頓 在今河南

水縣 子胡 在今安徽潁 甯府葉縣南 陳州府商 境 子胡 州府治西北子沈 甯府治東南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

夷 在今江蘇徐 於申 在今河南南 執徐子徐子吳出也秋七月楚

子以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使屈申圍朱方 顧 棟

高曰此從大江直下水道也楚居上流吳所最畏 八月克之執齊 故不出兵交戰而楚得以殺慶封而乘勢滅賴 八月克之執齊

慶封殺之遂以諸侯滅賴 公穀作厲賴棟高曰厲賴為一 國地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北 冬吳伐

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遠罷公羊作頗率師伐吳師於豫章
本禮按左傳豫章凡五見自杜注前後兩歧後人或以爲兩地或
以爲三地或曰南昌或曰德安或曰江陵或曰漢東異說紛紛莫
衷一是顧棟高以爲寬大之語曰自江西之九江饒州二府隔江
爲江南之安慶府境北接穎亳廬壽西接光黃皆爲楚之豫章地
蓋以爲豫章與徐乾谿房鍾弦桐巢舒鳩淮浦皆當接壤也然李
惇駿之曰豫章旣不因山河得名又非戴澤內傳中載戰事皆實
指其地名未有統舉其地勢者若概以江南淮北漢東言之則其
間南北五六百里東西千餘里皆可名以豫章似不可通其師於
豫章次於乾谿者豫章爲大軍駐劄之地乾谿之次特偏師渡淮
前進不必與豫章附近也十三年傳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者豫章
爲自徐還楚必由之路其去徐雖遠而吳之要楚皆由淮水自東
而西豫章之地必有險阨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獲也三
十一年救弦之師甫及豫章吳人卽還者用子胥之謀也定三
年見舟豫章潛師於巢者多方誤楚意在取巢誘楚於西潛師於
東遂取巢邑也知乾谿徐巢之不必與豫章接壤而淮南江北之
說可不必矣其說似較顧爲長惟惇以豫章爲在應山隨州之間

吳上

三

至謂桐亦當在德安界內以就已說而不顧桐舒之相去遠近則
亦未免穿鑿不如顧祖禹謂吳楚所爭實在淮漢之間自昔由江
漢之間以達於淮豫章實爲要害其地今不可而次於乾谿在今安徽
考當在近淮之地光州壽州之間爲允當也
穎州府亳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顧棟高曰此從淮右獲宮廐尹棄
州東南

疾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六年

至周景王 夷昧十四年史記作餘冬楚子狩於州來次於穎尾在今安徽鳳陽府

壽州西北 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蹠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

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二年

至周景王 夷昧十五年史記作夏楚觀從作亂召公子比於晉立

爲王靈王益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顧棟高曰此從淮右北道而楚有篡弑之禍故

吳勝而獲其五師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三年本禮按史記楚世楚敗朝吳而家云觀從在吳乃勸吳王伐楚蓋以觀從事

還據左傳魯昭十三年晉徵會於諸侯告於吳秋晉侯會吳于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

冬吳滅州來家鉉翁曰十九年傳楚人城州來見吳不能有楚令尹子旗請伐吳平王新

立欲息民弗許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三年

甲周景王夷昧十七年史記作夷昧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立壽夢之庶子州于是為王僚

本禮按史記及吳越春秋以僚為夷昧子光為諸樊子公羊則以僚為壽夢庶子光為夷昧子杜預注左傳用史記服虔用公

羊司馬貞索隱亦主公羊以駁史記今按左傳雖無明文然襄三十一年屈狐庸對趙文子謂天之所啟在夷未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左氏好言前知蓋亦以光為夷昧子矣光為夷昧子則僚必非夷昧子可知似不得據後出之史記以駁公羊左氏左傳正義引世本亦曰夷昧生光也又按壽夢之子尚有蹇由實不止四人故公羊謂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史記直云壽夢有子四人亦誤史記於餘祭餘昧紀年尚復乖誤吳世家世次年月蓋多舛錯者矣

乙周景王僚元年亥十九年

丙周景王二十二年冬吳公子光伐楚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戰於長岸今安徽太平府治西南之西梁山與和州南之

東梁山夾江相對即楚長岸子魚先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顧棟高曰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吾得上流也故楚能勝光懼夜襲楚大敗楚

師取餘皇以歸

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七年

戊周景王二十二年

僚四年楚城州來

杜注昭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

沈尹戌曰楚

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

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是歲楚歸吳行人蹶

由據左傳魯昭十九年

己周景王二十三年

僚五年春楚殺其太子之傅伍奢奢子員與楚太子

建犇鄭鄭殺建員與建子勝犇吳到昭關

在今安徽和州含山縣境

昭關欲執

之員與勝脫身走楚追之急至江有一漁父渡之乃得脫道病乞

食溧陽有女子擊絮瀨水上飯之員至吳說僚以伐楚之利公子

光謀弑王僚恐員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之員知光有他志乃

吳上

五

求得室邑

按即棠

勇士專諸

左傳作鱄設諸薦之光而員與勝退耕於野

據史

記伍子胥列傳及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

冬宋華登犇吳

據左傳魯昭二十年

庚周景王二十二年

僚六年夏宋華氏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冬十月華

登以吳師救華氏宋敗吳師於鴻口

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間

獲吳公子

苦雒偃州員

據左傳魯昭二十一年

壬周敬王二十二年

僚八年秋七月吳伐州來楚令尹陽句病遽射帥師及

頓胡沈蔡

時遷都新蔡即今河南汝甯府新蔡縣

陳許時遷都析在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西

之師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陽句卒楚師燔戰於雞父

穀梁作甫本禮按地在今安徽鳳陽

府壽州 西南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

於後中軍從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 本禮按史記年表陳世家作取胡沈蓋以春秋書胡子髡

沈子逞 滅而誤 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蔡頓三國奔楚師大奔 據

秋及左傳魯昭二十三年顧棟高曰自是之後州來始為吳有楚

之藩籬撤而入郢之禍兆矣吳爭州來凡七十年三用大眾而後

奄有其地蓋亦欲去江路而阻淮為固扼楚咽喉為進戰退守之

資本禮按自是之後吳楚不復爭州來而哀元年傳言蔡請遷於

吳哀二年蔡遷於州來是 吳之有州來在此役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 在今河南汝甯府新蔡縣境 召吳人而啟之 史記吳楚世

在居巢本禮按巢為楚要地近吳建子勝方在吳平王豈肯使建

母居居巢史記蓋因明年吳滅巢事誤合為一耳建母本郢陽封

人女杜預謂郢即郢陽 吳公子入郢 本禮按左傳作太子諸樊杜

廢建故母歸其家是也 預曰吳王僚之太子孔穎達

口僚子不應取過號為名恐傳寫之誤顧炎武 取楚大夫與其寶

曰諸樊之太子光恐亦臆說今從吳越春秋 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楚恐城郢 據左傳魯昭二十三年

癸周敬王 僚九年冬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

未二年 豫章之泗 李惇曰此當在鄱陽界豫章二水至此入湖故曰豫章之泗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

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 顧棟高曰應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南境 而還初楚邊邑

鍾離處女與吳邊邑卑梁處女 楚世家 爭桑 本禮按史記吳太伯

呂氏春秋察微篇吳越春秋王僚使光傳並同攻是役吳取鍾離

則鍾離為楚邊邑而卑梁為吳邊邑明矣今從楚世家及伍子胥

列怨相攻滅卑梁 本禮按爭桑事史記年表吳楚世家伍子胥傳 並載又見呂氏春秋吳越春秋當非臆造惟楚 世家以此與取太子建母為一事吳世家吳越春秋以為二事今 攷建母實居郢不居居巢楚世家誤也至呂氏春秋以為在雞父

吳上

末

之役前又謀合定六年終曩敗楚舟師爲一事舛錯顯然尤不可從今姑依吳世家伍子胥傳文采敘於此左傳云略吳疆疑卽指卑梁

吳王怒及聞楚師還乃起師踵楚楚邊人不備吳遂滅巢及也
鐘離而還顧棟高曰楚從北道出師故吳勝楚敗所築三城俱爲吳有得以憑高而瞰郢城矣本禮按明年楚使熊相謀郭巢則此時吳雖滅巢不能

動而亾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據春秋及左傳魯昭二十四年參用史記及吳越春秋

甲周敬王 僚十年冬十二月楚使遠射城州屈顧棟高曰在今安徽鳳陽府治西

復茄近淮小邑人焉城邱皇顧棟高曰在今河南遷訾顧棟高曰

州境昭十三年楚靈王師及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據左

訾梁而潰亦此訾水之梁也昭二十五年本禮按卷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楚失鍾離而懼故城州屈邱皇遷茄訾之人以實之而又築巢卷外郭蓋皆所以

吳上

固方城之外也

乙周敬王 僚十一年史記吳太伯世家作十二年今從年表訂正秋九月楚平王卒據

秋及左傳魯昭二十六年

丙周敬王 僚十二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本禮按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圍六潛蓋因左傳昭三十一年吳伐楚侵潛六而誤也使延州

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廩帥師救

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

窮水名在今安徽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

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顧棟高曰楚亦從北道出師卽公史記所謂楚發兵絕吳兵後也

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夏四月使專諸弑僚公子掩餘奔徐燭

庸奔鍾吾本禮按史記吳太子世家云蓋餘燭庸聞光試僚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三年吳拔舒殺二公子伍子胥傳

同年表楚世家二公子奔楚則在楚昭四年為闔廬三年今攻費無極語卻宛曰此役也可以得志子惡取路焉而遣使持二子即以

兵降楚無極無子奔楚之二子內不得歸亦無能與楚相持至三年之久之理蓋二子奔楚之二年表楚世家皆不誤惟誤以二子為

自吳奔楚而吳世家則誤以二子為是年即楚師聞吳亂而還費奔楚又因吳滅徐徐舒聲近誤徐為舒也

無極語卻宛殺之及伯州犁伯州犁之孫韜奔吳據春秋及左傳

季子歸光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卒不

受公羊曰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本禮按左傳哀十年楚伐陳季子救陳公羊說蓋未核光竟自立為王是

吳上

為吳王闔廬據公羊傳

丁周敬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與謀國政闔廬以吳國僻遠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乃築大小二城徙治姑

蘇據吳越春秋闔廬內傳及越絕書吳地傳本禮按裴駮史記集解引世本日諸樊徙吳而司馬貞索隱則引世本云孰姑徙句

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又集解引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駁之謂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顏

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句吳當如顏解而注引宋忠以為地名者世本居篇云孰姑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

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貞實吳人未聞別有城邑謂名句吳世本之文或難依信云云

夫同一引世本而一以為諸樊一以為壽夢宋忠司馬貞之言又各自相矛盾不足信可知故太伯自號句吳武王因封周章吳乃

太伯自建之國號非所都之地名世本之言徒句吳本不可通諸樊壽夢不聞或號孰姑亦出附會孔穎達謂世本多誤不足依憑

是也吳越春秋言闔廬元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小城周十里而太伯傳言太伯起城在西北隅名曰故吳蓋言太伯城在闔廬城西北闔廬徙後名太伯城爲故吳城也越絕書言闔廬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胥山當云姑胥山寰宇記姑蘇山一名姑胥山蓋姑蘇本以山得名其曰徙治姑胥山即徙治姑蘇也通典亦言闔廬以後並都蘇州顧棟高大事表吳都邑疆域並宗之而爵姓存滅表云諸樊南徙吳則一時未檢猶存舊說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亦云闔廬徙都姑蘇

已周敬王 闔廬三年吳將欲伐楚伍子胥乃薦孫武於王據吳越傳廬內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犇楚楚子使居養在河南陳州府 沈邱縣東北 莠尹然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在今安徽潁州府亳州東南 與胡田杜預曰故胡子之地本禮田按在今潁州府治西北 以與之將以害吳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上

九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犇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即城 使徐子處之黃正憲曰案徐在江淮間實爲句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於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 吳子與伍員謀伐楚員請爲三師以肄焉曰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據春秋及左傳魯昭三十年

庚周敬王 闔廬四年秋吳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戍帥師救潛寅九年 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本禮按史記吳楚世家伍子胥傳並云闔廬四年伐楚取潛六蓋吳取二邑吳師既還楚遷 吳師圍弦在今湖北黃州府蘄水縣西北 楚左司馬成右潛之遺民於南岡也

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本禮按伐夷爲徐子在夷也而
圍弦楚救弦則又還夷在今亳州濇六在今六安霍山弦又始用
在今斬水相去各數百里當非一役所謂亟肆以罷之也

子胥之謀也據左傳魯昭三十二年

辛周敬王閻廬五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高闕曰前此越與
卯于年閻廬五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楚子伐吳故始用

師於越家鉉翁曰吳方扼楚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爲下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據左傳魯昭三十二年

癸周敬王閻廬七年史記年表吳楚世家伍子胥傳在今安徽
巴十二年吳越春秋閻廬丙傳並作六年安慶府桐

城縣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
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願棟

吳上

三

高曰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

子繁據春秋及左傳魯定二年本禮按楚前所築三城乃盡人於吳

甲周敬王閻廬八年初蔡昭侯朝楚楚令尹子常求其珮弗與三
午十三年

年止之子常求唐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成公馬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珮與子常亦

歸蔡侯蔡侯歸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據左

傳魯定

三年

乙周敬王閻廬九年春三月晉侯會周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今
宋十四年

南許州鄆城縣東以謀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晉辭蔡侯而使蔡

伐沈夏四月蔡滅沈秋七月楚爲沈故圍蔡蔡求救於吳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伍員爲吳行人伯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

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故蔡侯因之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吳舍舟於淮汭杜預曰吳乘舟從淮汭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顧棟高曰

卽今漢口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

其舟還塞大隧胡渭曰卽武陽關顧棟高曰在河南汝甯府信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湖北德安府應山縣

一百三十里胡渭曰卽黃峴關顧棟高曰又謂之九里關地名大寨嶺直轅在信陽州南九十里南至應山縣亦九十里冥

阨胡渭曰卽平靖關顧棟高曰在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

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

吳上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舟

於淮塞城入杜預曰大隧直轅冥阨漢東之隘道城有三隘道之總名顧棟高曰所謂義陽有三關之塞也

義陽城與三關勢如首尾楚所持以爲國者甲息之間方城之外阨要惟此也本禮按義陽卽今信陽州是獨克吳也

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山名在今湖北漢陽府漢川縣北至於

大別山名在今漢陽府治東北三戰子常知不可欲犇史皇止之十一月二師

陳於柏舉公穀作伯舉木禮按地在今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境闔廬之弟夫概王以其屬先

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先犇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犇鄭吳從

楚師及清發水名在今湖北德安府治西楚師半濟吳擊又敗之楚人爲食吳

人及之犇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今湖北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三澁雍澁其一也五戰及

郢楚子犇郢即今湖北德安府治吳入郢以班處宮左司馬皮及息在今湖北南光州

北息縣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而死郢公鬬辛以楚子犇隨北德安

府隨州南吳人從之索楚子隨人不與吳人亦退據春秋及左傳魯定四年

入郢全憑蔡爲之鄉道吳楚俱澤國而楚居上流故其用兵常乘舟楫之用而爭車乘之利吳於楚之水師克塢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曰擾於淮穎廬壽之間至滅州來與蔡密邇蔡更奪吳舍

舟從陸從淮汭卽州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陳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

能入郢故其戰常且勝且卻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餘里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概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國屬有天

幸而蔡之計謀亦毒矣本禮投韓非子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願氏謂

且勝且卻意蓋本此

丙周敬王申十五年闔廬十年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

吳上

越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楚申包胥乞師於秦六月以秦師至秦師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自稷顧棟高曰當在今河南汝甫南南陽府桐柏縣境會之大敗夫概王於沂在今河南汝甫府正陽縣境

遠射之子又敗吳師於軍祥顧棟高曰當在今湖北北德安府隨州西南秋七月秦楚滅

唐吳越春秋曰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閒兵伐唐滅之也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

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顧棟高曰在今湖北安陸府當陽縣東南楚人焚之吳師敗又

戰於公婿之谿馬宗漣曰淮南脩務訓擊吳濁水之上高誘注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於公婿之谿杜注楚地是公婿之谿卽吳師大敗據左傳魯

江旁地名

闔廬弟夫概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不去夫概亾歸吳而自立爲

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概夫概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概於堂谿

在今河南汝甯府遂平縣西北

為堂谿氏 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本禮按吳越春秋有入郢之後吳引軍擊鄭鄭定公懼漁父之子應募退吳師之事今攷是時鄭君乃獻公非定公舛謬不足憑越絕書言漁父之子為楚退吳兵亦非是時吳前敗於秦後弱於越又有內亂安得不歸

吳破楚歸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聘齊女

據

越春秋闔廬內傳本禮按孟子言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越絕書因曰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說苑則曰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今攷春秋三傳史記闔廬無伐齊及取齊女之事夫差伐齊則景公已死越絕說苑記隨附會不足憑也惟吳越春秋所載最為近理吳地記寰宇記亦皆

云齊景公以女妻吳王太子

呂氏春秋簡選篇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為

吳上

五

前陳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庫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丁周敬王十四年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

左傳定六年吳太子終纍

取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無取番事索隱謂此言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大夫本禮按小司馬說非也番即漢之鄱陽縣不當有潘音潘從番得聲古蓋有假潘為番者如毛詩十月之交篇番維司徒陸德明釋文云番本或作潘是也昭十二年有番子此蓋潘子臣蓋潘邑之名臣猶云棠君向也番南界越西界楚取番所以扼楚越之衝

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

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

當是時吳以伍子

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據史記伍子胥列傳本禮按吳既破楚乃

南事越北事齊晉此後僅夫差二十年一伐楚

己周敬王閻廬十三年陳懷公之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

以疾謝懷公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

因卒吳據史記陳世家

甲周敬王二閻廬十八年越子允常卒據史記越世家

乙周敬王二閻廬十九年夏五月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

李公羊作醉李越絕書作就李大敗吳師閻廬傷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

使人立於庭中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據春秋及左傳魯定十四年本禮按史記吳世家云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又伍

子胥傳云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正義曰姑蘇當作檣李乃

文誤是也越世家亦作檣李又楚世家載此在昭王二十一年則

吳上

禹

為夫差元年矣亦非

史記陳世家湣公六年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世家

同本禮按年表陳湣公六年乃閻廬十九年非夫差也如謂閻

廬五月卒後夫差伐陳則夫差方志在報越未必有伐陳之事春秋三傳史記年表吳世家亦皆不載此事

丙周敬王二夫差元年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丁周敬王二夫差二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報柏舉也蔡

降楚使疆於江汝之間本禮按柏舉之役蔡實為吳鄉道故今欲遷之使西以遠吳楚還蔡於

是請遷於吳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史記伍子胥傳說苑並作夫湫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

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山名在今紹興府會稽縣東南使大夫種因吳太宰誦以行

成吳子將許之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據左傳魯哀元年

秋八月吳侵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闔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

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夫差視

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安能敗我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元年

戊周敬王二年夫差三年蔡請遷於吳而中悔吳洩庸如蔡納聘而

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冬蔡遷於州來據

秋左傳魯哀二年及杜注

吳上

壹

己周敬王二年夫差四年五月越王句踐與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

送之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在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西羣臣垂泣莫

不盡哀越王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夫差令駕車養馬秘於

宮室之中據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於吳據春秋魯哀三年

庚周敬王二年夫差五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

孫翩射殺蔡侯文之錯殺翩公孫辰出犇吳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四年

辛周敬王夫差六年吳赦句踐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在今會稽縣東

五十七里西至周室水經注作朱室在今蕭山縣東北三十二里南造於山按當即會稽南若耶秦望諸山

北薄於海按今會稽縣北去海三十里 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吳

王聞之增之以封東至於句甬西至於構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

平原越絕書作武原 縱橫八百餘里據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本禮按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與吳越春秋所載不同然禦兒今嘉興鄞今鄞縣句無今慈谿姑蔑今龍游證之地望實不止百里章昭欲遷就百里之說故以句無為在諸暨南姑蔑為太湖非也蓋句無即句章姑蔑即姑末禦兒亦與構李相近國語所言當亦指增封後耳姑末在西南吳越春秋

言南構李在北吳越春秋言西者則約舉之也

王周敬王三子十一 夫差七年春吳伐陳楚子救陳師於城父秋七月楚

子卒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六年

夏魯叔還會吳於相據春秋魯哀六年

吳上

吳

癸周敬王三丑十二年 夫差八年魯哀公會吳於郟穀梁及史記吳魯世家皆作繒史記吳世家言

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伍子胥傳魯世家略同本禮按春秋艾陵之役在魯哀十一年史記齊世家年表此年亦無吳伐齊之

文吳魯世家子胥傳誤也郟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 吳徵百牢魯人與之反自郟以吳為

無能為秋魯伐邾以邾子益歸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七年

甲周敬王三寅十三年 夫差九年春三月吳為邾故伐魯故魯人公山不狃

率故道險從武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拘郟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吳師克東陽在今費縣西南 而進舍於五梧在今費縣西 明日舍於蠶

室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 明日舍於庚宗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 遂次於泗上在今兗州府曲

阜縣 北 徵虎欲宵攻王舍吳子闔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取盟而還

夏齊侯使請師於吳將以伐魯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人討

之囚諸樓臺使邾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秋魯及齊平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

八年本禮按史記伍子胥傳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鄒即邾誤衍一魯字也

句踐與大夫種陰謀敵吳知吳王好起宮室乃伐木獻之吳王吳

王大悅伍子胥諫不聽吳王遂受而起姑蘇之臺 據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傳

云句踐十年本禮按越世家句踐元年闔廬伐越傷而死則句踐十年為夫差九年也

乙周敬王三 夫差十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據左傳魯哀九年

吳上

毛

夏楚伐陳陳即吳故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九年本禮按此時蔡已遷州來吳楚聞小國獨有陳故吳楚力爭之

秋吳城邾溝通江淮冬吳使人如魯敵師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九年

丙周敬王三 夫差十一年春吳子會魯侯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

於郟 齊地今關 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

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復使人如魯敵師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九年

秋及左傳魯哀九年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九年

九年

句踐聞吳王淫而好色乃獻美女西施鄭旦於吳吳王大悅伍員

諫不聽據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丁周敬王三已十六年夫差十二年春齊伐魯夏魯會吳子伐齊吳將伐齊

越子率其眾以朝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

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

吳王弗聽遂伐齊克博在今山東泰安府治東南至於贏在今泰安府治東南戰於艾陵

在今秦安府治東南大敗齊師獲齊國書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十一年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

吳上

吳

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本禮按是時吳會魯伐齊自曲阜至泰安蓋自洙泗泝汶而上故曰遵汶之上

不敢左右惟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眾庶

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據國語吳語

吳王歸自艾陵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

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伍員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

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大宰嚭讓子胥王始不從而使子

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賜子胥屬饅劍以自殺子胥

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據史記越世家本禮按史記吳世家

伍子胥傳欲伐齊殺子胥之事前後顛倒今依左傳次之

戊周敬王三十七年 夫差十三年夏魯哀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大宰嚭

尊盟魯使子貢辭之吳徵會於衛秋衛侯會吳於郎魯公及衛侯

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將止之魯子服景伯使

子貢說大宰嚭乃舍衛侯 據春秋及左傳 魯哀十二年

己周敬王三十八年 夫差十四年吳王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

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 吳越春秋作 西屬之濟 水經注

泗水逕湖陵城東南左會南梁水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於濟渠

濟在湖陵西而左注泗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入

濟鄭延之西征記謂是吳王所道之潰余以水路求之止有泗川

耳蓋北達沂西北逕於商魯而接於濟矣吳所凌廣耳非謂起自

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續山東考古錄云人皆知運河為元所鑿

亦不盡然吳王夫差掘溝商魯之間道元謂即泗水濞嶧間漕渠

吳上

完

是已本禮按國語明言北屬之沂西屬之濟若以今滕嶧間漕渠當之乃南屬之沂矣蓋荷泗會於湖陸互受通稱自下泗亦稱濟春秋時淮泗之際舟楫不通故晉侯將會吳子於良吳子以水道不可辭也夫差所掘蓋即泗水南自角城西北抵湖陸東北為魯境西為宋境故以會晉定公於黃池 在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 太子友諫曰

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

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吾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

據吳越春秋 夫差內傳

夏六月越王使范蠡舌庸 吳越春秋作洩庸本禮按洩庸 吳大夫見左傳魯哀二年非也 率師沿

海沂淮以絕吳路而為二隧伐吳 顧炎武曰 疇無餘謳陽自南方 陸古隊字

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白泓上觀之彌庸見

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乙酉戰彌庸獲噶
無餘地獲謳陽越子率中軍沂江以襲吳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
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本禮按左傳國語吳越春秋記此役戰事各異以今攷之左國各
有闕文吳越春秋則襲國語而誤今以地勢情事核之范蠡舌庸
之師則出浙江沿海北行至安東之雲梯關入淮所以過夫差反
救之路後以吳即請成未嘗接戰而實不在二隊之內者也所謂
二隊者疇無餘謳陽以奇兵由嘉興直走蘇州道近故先至左傳
所謂自南方先及郊者也句踐自以重兵由浙江入吳國語所謂
越王率中軍沂江以襲吳者也左傳以蠡庸之師未與吳敵故略
而不敘亦未敘越王入江之路國語又漏敘無餘謳陽之師致令
語意敗吳友於郊者若即蠡庸之師吳越春秋乃有屯海通江淮
轉襲吳之語其實越在吳南豈有反從海道北行入淮而轉自北
侵吳之理今取內外傳
文互勘而別訂補正之

吳上

辛

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以越亂告吳王懼將與晉戰晉乃長吳

本禮按左

傳云先晉國語云先吳史記吳世家同左傳晉趙世家又同國語
公羊則云兩伯後儒亦各有所主今姑依國語吳越春秋文敘之
未敢定其孰長也 越聞吳王未歸乃悉士眾將踰羊山濟三江而欲伐之

本禮按此由西路攻吳也道實迂遠蓋亦所謂多方以誤之者與 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

駱告勞於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忍

其惡帶劍挺鉞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

不賢於楚又不供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

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

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浙淮開溝深水出於商

魯之閒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諡據國語及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

平越世家

辛酉周敬王夫差十六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使公子貞甲

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使太宰嚭辭之陳芋尹蓋引禮以辨之

吳人內之據左傳魯哀十五年

壬戌十一年夫差十七年楚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使處吳境

為白公史記伍子胥傳云使居楚之邊邑鄢楚世家云以為巢大夫木禮按此時巢已為吳有鄢則楚之別都非邊邑也勝

吳上

為白公即處白耳地在在今安徽潁州府潁上縣西北吳人伐慎在今安徽潁州府潁上縣西北白公敗之請以

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討之白公縊其弟燕犇頰黃氏

據左傳魯哀十六年

癸亥十二年夫差十八年春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

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

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據左傳魯哀十七年本禮按史記年表吳

格是年有楚敗我三字楚蓋越之訛也

乙酉十四年夫差二十年春越人侵楚以謀吳也楚追越師至冥

顧棟高曰當在江西不及乃還據左傳魯哀十九年本禮按史記饒州廣信二府間吳世家云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

吳蓋卽越
少楚之訛

吳伐楚 據史記楚世家及六國年表呂祖謙曰
為越所驕也本禮按吳楚交兵止此

丙周元王 夫差二十一年吳公子慶忌驛諫吳子弗聽出居於艾
寅元年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

之 據左傳魯哀二十年本禮按諸書載闔廬患慶忌使要離刺之其言率怪誕又言要離見慶忌於衛而云何不與我東至吳衛亦不當謂吳為東呂祖謙曰世之言慶忌者多異當以左氏為正是也

十一月越圍吳晉趙孟降於喪食 本禮按趙世家云襄子元年正義云脫誤在此 使楚隆

如吳 據左傳魯哀二十年

戊周元王 夫差二十三年越圍吳三年 左傳魯哀二十年圍吳二十三年滅吳正三年也

吳上

吳師自潰吳王率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

越越王欲許之范蠡諫止之蠡擊鼓與師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

遂滅吳越王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

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

句東 卽今浙江甬波府定海廳 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旣

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

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遂自殺 據國語越語及吳語本禮按史記諸子皆載子貢應

說吳越齊晉之事今攷其言皆戰國策士縱橫之語春秋時亦

無黔首之稱越滅吳時孔子又已卒其為偽託無疑故並不錄
其後越王無彊伐楚楚威王與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

吳地至浙江
越世家據史記

吳上

卷

南菁書院叢書

吳疆域圖說中

上海范本禮

疆域圖

吳本有之地已入表者說

吳併吞之地已入表者說

吳本有之地未入表者說

吳併吞之地未入表者說

附案一則 辨漢志吳分

論一篇

吳中

梅里 史記正義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郡國

志吳郡無錫侯國劉昭補注皇覽曰吳王太伯冢在吳縣北梅

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臣昭案無錫縣東皇山

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并猶存臣昭以爲卽

宅爲置廟不如皇覽所說也通典無錫漢舊縣史記曰太伯始

居吳卽此地也實宇記蘇州太伯初適吳築城在平門外自太

伯至王僚二十六王都之今無錫縣有吳城是也又無錫縣太

伯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輿地志吳築城梅里平墟卽

此地自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

本禮按上云二十六

公子

王六亦當作三也

光刺王僚卽此城內有太伯宅堂基及井尙在顧祖禹方輿紀要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並主此說江南通志則於長洲縣云句吳之號翔自太伯周章肇封實始武王無錫吳地非吳國也吳國則今吳縣是已又於無錫縣云劉昭始有無錫爲句吳之說張守節又以系本諸樊徙吳之文遂云太伯居梅里在無錫諸樊南徙吳今蘇州也自周章至壽夢十七世君吳矣乃云諸樊徙吳卽無錫又非吳此可據乎杜氏未經詳考竟沿誤至今又按寰宇記謂太伯築城在平門外今無錫縣東南四十里太伯城是也平門吳大城之北水門此謂吳太伯外城西北界在無

錫可矣本禮按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顏師古謂句者夷之發聲是吳乃太伯所建之國號非所都之地名矣秦始皇置吳縣吳始爲縣邑之名秦以前吳自爲總名故春申君請封於江東今常州無錫皆是而楚世家曰封以吳史記春申君困城故吳墟亦言故吳之地猶祝鮀所謂少皞之虛殷墟也詳言之則稱其都名略言之則舉其國號故春秋吳入郢公穀作入楚吳都梅里其名不見春秋三傳蓋吳以僻陋在夷略之耳闔廬築城不見經傳吳越春秋始言之吳越春秋又言太伯起城在西北隅則太伯所居故自有城可知闔廬又別築城則闔廬

新都非卽太伯所都又可知其曰在西北隅者梅里正在姑蘇西北也通志執太伯自號句吳之文以規劉杜而舉數千年相傳之故迹謂爲譌誤殆未審耳其曰此謂吳太伯外城西北界在無錫則可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爲騎牆語矣一統志無錫故城今常州府無錫縣治泰伯城在縣東南三十里今日梅李鄉

蕃離 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今吳之餘暨也本禮攷沈志會稽郡永興漢舊餘暨縣吳更名水經注漸江水篇浙江又逕永興縣北故餘暨縣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

吳中

四

權改曰永興

三國志陸凱傳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則權改永興在僭號之初

隋書地理志會

稽郡會稽舊置會稽郡平陳郡廢及廢山陰永興上虞始甯四縣入唐書地理志會稽郡蕭山本永興儀鳳二年置天寶元年

更名

元和郡縣志誤以爲吳大帝改名蕭山

一統志餘暨故城在今紹興府蕭山

縣西按蕭山去吳絕遠當時當爲越地仲雍亦無由徙此又按班志餘暨屬會稽郡郡國志順帝分會稽置吳郡餘暨仍屬會稽三國志孫靜傳言孫策進攻會稽下云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遂定會稽裴松之注今永興縣有高遷橋則餘暨當漢末亦屬會稽矣又鍾離牧傳言牧會稽山陰人少爰居永興下云此

是郡界是權改餘暨爲永興後仍屬會稽則未改名前必無改屬吳郡之事可知宋忠著書漢末不當云吳之餘暨也或曰郡國志劉昭注吳郡毗陵下引皇覽曰有暨陽鄉餘暨殆暨陽之譌然暨陽宋忠時未爲縣則當云吳毗陵之暨陽鄉亦不得云吳之暨陽也俟攷暨陽片見後

海虞山 索隱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本禮按隋志常熟舊曰南沙梁置信義郡平陳廢并所領海陽前京信義海虞與國南沙入焉沈志南沙本吳郡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成帝咸豐七年罷鹽署立以爲南沙縣寰宇記晉

吳中

五

武帝分吳縣置海虞縣成帝又置南沙縣梁大同六年置常熟縣虞山在縣西六里有仲雍齊女冢一統志虞山在今蘇州府常熟縣西唐宋故縣尙應在今縣之東蓋是時縣址止緣虞山東麓至元時築城始展拓西偏上跨山脊

鳩茲 杜注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臬夷也本禮按蕪湖漢縣郡國志劉昭注亦引杜此注一統志蕪湖故城在今太平府蕪湖縣東故鳩茲邑在縣東四十里縣志今句茲淹在縣東四十里卽鳩茲之誤也

蘄山 杜注在吳興烏程縣南象纂烏程乃湖州府埭郭縣去蕪

湖甚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似爲近之本禮
按郡國志補注吳郡烏程下旣引杜注又曰或曰丹陽縣之橫
山去鳩茲不遠楚子重所至也攷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置
于湖縣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流入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
當塗縣屬淮南郡隋平陳廢于湖省入當塗自唐以來因之則
今當塗縣本漢丹陽地也一統志丹陽故城在今太平府當塗
縣東橫望山在縣東北六十里一名橫山

淮上

顧棟高曰當在臨淮泗州之間本禮按臨淮廢縣屬鳳陽
府乾隆十九年省入鳳陽縣廢縣在鳳陽府治東少北二十里

吳中

六

舊泗州在盱眙縣北七里康熙十九年淪於洪澤湖乾隆四十
二年廢虹縣以州移治之改名泗虹州旋復舊名

淮水
詳後

善道

杜注地闕彙纂按阮勝之南兖州記盱眙本吳善道地秦

置盱眙縣今屬鳳陽府泗州本禮按盱眙屬臨淮郡一統志
盱眙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東北春秋時吳善道邑

皋舟之隘

杜注吳險阨之道顧棟高曰傳云師於棠棠爲今江

甯府六合縣又云吳不出而還于囊駸吳人要而擊之楚人不
能相救蓋從濱江水淺之處邀其惰歸使首尾斷絕也約當近
六合在泗州盱眙之間

延陵漢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顏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本體按越絕書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師古蓋本此寰宇記晉陵縣春秋時吳之延陵漢爲毗陵縣屬會稽郡晉元帝因避毗字與郡俱爲晉陵一統志晉陵故城今常州府武進縣治平本姓歐劉與吳姓混來地曰延陵來下流與子平對入界

朱方杜注吳邑班志會稽郡丹徒師古曰卽春秋朱方也沈志丹徒縣本古朱方後名谷陽秦改曰丹徒一統志丹徒故城在今鎮江府丹徒縣東南春秋之朱方邑一說舊文斷之說則非延州來釋例土地名闕襄三十一年傳杜注季札邑孔疏杜謂

延州來三字其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按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又昭三十七年傳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孔疏成七年吳入州來注云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云吳伐州來楚遠越救之則州來未爲吳有不可以封札也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當謂六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史記吳世家索隱注昭十五年傳吳伐

州來二十三年吳滅州來則州來本爲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爲是言江永曰吳未滅州來而趙文子已稱延州來季子者史家之辭當稱延陵季子也本禮按昭二十七年州來始爲吳有襄三十一年吳未得州來索隱謂吳伐滅以封季子者非也至江氏謂史家之辭其實當稱延陵季子則史記吳世家禮植弓皆稱延陵季子何以文子旣曰延陵左氏必改爲延州來而哀二年吳旣遷蔡於州來哀九年傳何以尙稱延州來季子江氏之說恐亦臆斷孔氏亦知以楚州來封季札之說不可通矣乃云杜意當謂吳地

別有州來則何以自漢以來言地之書不聞吳有州來也攷左傳以並食二邑連言者惟瑕呂飴甥

說本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彼二邑名各一字此則各二字如謂史家省字以成文則何不

并省來字而必獨省一陵字亦可疑也按杜氏釋例凡二邑雖並闕必分舉之而此獨曰延州來則固以爲一邑也故於襄三十一年傳注直曰季札邑其昭二十七年傳注則誤沿服氏舊注未及改者耳孔疏於襄三十一年傳旣云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又於昭二十七年傳云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實自相矛盾矣趙坦曰古支蒸韻多通轉州來之合言近陵故曰

延州來猶壽夢之合言爲乘也說頗得之延陵釋見前

溧陽 史記伍子胥列傳集解注張勃曰子胥乞食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注張勃晉人本禮按溧陽兩漢皆屬丹陽沈志溧陽漢舊縣吳省爲屯田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寰宇記溧陽縣在昇州東南二百四十里其縣元在溧水縣東南九十里天復四年移治於此一統志溧陽故城在今鎮江府溧陽縣西北四十五里

瀨水 寰宇記溧陽縣溧水西自溧水縣界流入吳越春秋伍子胥奔吳至溧陽女子擊漂瀨水之上子胥過而乞一餐女子

發簞飯壺漿而食之子胥餐而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已自投瀨江而死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瀨上欲報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瀨水而去後有媼行哭而來曰吾女三十不嫁擊漂於此遇窮人飯之恐事洩投水而死乃取金歸之今水際有碑卽李白文其文曰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云云又溧水縣云古固城按滕公廟記云其城是吳瀨渚縣地楚靈王與吳戰遂陷此城吳移瀨渚於溧陽十里改陵平縣靈王崩平王立使蘇迺爲將戰於吳吳軍敗敗陵平縣改爲平陵縣自平王聽費無極佞言伍員蒞吳闔廬用

爲將軍舉兵破楚楚犇南海固城宮殿逾月煙燄不息其城從

茲廢矣本禮按此事不見經傳不知樂史何所本方輿紀要溧陽縣云溧水在縣西

北四十里卽永陽江也一名瀨水相傳子胥乞食投金處其地

有投金瀨亦曰金淵漢志注溧水出南湖祥符圖經溧水承丹

陽湖東入長蕩湖丹陽湖卽南湖也溧水經溧水本禮按溧水今經高淳縣

境南高淳明宏治四年始分溧水高淳鎮置溧陽又東接宜興

故寰宇記祥符圖經皆云溧水經溧水縣界溧陽又東接宜興

縣之荆溪元和志溧水在溧陽縣南六里蓋指舊縣治而言也

本禮按顧氏此說誤辨見下張鉉曰諸家謂溧水西北出曹姥山經溧水州

界本禮按溧水元貞初升州又經溧陽州本禮按元元貞初升州而東合於永陽江

吳中

非也溧水卽永陽江之上源大江南岸之水多會於此江上有

渚曰瀨渚又謂之陵水范曄說秦昭王子胥出昭關至陵水是

也自瀨渚東流爲瀨谿鄉民誤曰爛谿入長蕩湖又分流東行

爲吳王漕蓋五代時楊行密漕運所經也自東壩築而丹陽湖

之水不復入於溧水永陽江之源流亦滋晦矣水利攷永陽江

亦曰穎陽江古名中江又謂之九陽江又蕪湖縣云中江在蕪

湖縣南漢志注云中江在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今縣河東達

黃池入丹陽石臼等湖至銀林堰乃中江故道也蘇常承中江

下流常病漂沒及五堰築而中江不復東宣敎之水皆由縣西

以達於江本禮按溧水自瀨渚東流爲瀨水瀨渚卽固城固城在固城湖旁則溧水自固城湖東出可知固城湖北通丹陽湖丹陽湖卽南湖故今固城湖俗謂之小南湖則溧水本自丹陽湖東出可知丹陽湖西通蕪湖水溧水東入荆谿正與珣志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者合則溧水卽中江又可知中江逕溧陽曰溧水猶南江逕安吳曰安吳谿也自應劭於漢志溧陽下注云溧水所出南湖也而溧水之卽中江者始晦然南湖亦必有源由南湖而上溯之則溧水之卽中江猶可沿沂而得也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中江東南左會瀉湖正與今溧水

吳中

十一

入荆谿者合可見道元時中江之流尙未絕而溧水之卽中江益無疑矣中江經流之變遷蓋在五代時中江源流之晦則白

元和郡縣志始攷元和郡縣志於當塗縣云蕪湖水出丹陽湖

西北流入於大江又於溧水縣云因城湖在縣南百里

一統志溧水縣

東南至高淳縣治七十里固城湖在高淳縣南三十里與元和志言百里者合知因城湖卽固城湖固城湖以古固城得名則因字當是形與固近傳寫之譌又於溧陽縣云溧水在縣南六里按唐以前無

固城湖之名故桐水入固城湖杜預謂之入丹陽湖竊疑固城

丹陽本爲一湖其後中間漲有平地僅一水相連乃以南段之

近固城者名之爲固城湖耳

元和志言丹陽湖周迴三百餘里張筮金陵志則云周一百九十五

里丹陽湖在唐時尚廣於元三分之一則漢時之廣於唐亦可推而知

然丹陽固城二湖相通則中江亦仍當東由丹陽入固城而東出攸傳寅禹貢集解云自宜興航太湖經溧陽至鄧步凡兩口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蕪湖入大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苦不甚高平時可以遏水之東入或遇暴漲則宣斂金陵之水本禮按謂丹陽固城二湖之水皆由荆溪入太湖此高阜者不足以遏之五堰之所以作也夫五堰既築丹陽湖之水猶可東入荆溪豈有五堰未築中江反不能東行之理吉

甫乃謂自丹陽湖西北入江而名之曰蕪湖水中江之名始湮矣吉甫於固城湖不言溧水所自出而於溧陽縣則云溧水在縣南六里按溧陽舊縣在今縣西北南去永陽江三四十里其所謂在縣南六里者乃舊縣江之入溧水者非溧水正流也吉甫旣不知中江之東流又不知溧水之卽中江中江之源流益晦矣其實五代時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溧水之承固城湖者東流始不暢固城丹陽諸湖水始有西入江者明初因五堰之舊立東壩嘉靖間復築下壩湖水乃絕不復東五堰未築以前中江故東行無疑也至程大昌之以陽羨與建康溧陽接壤謂

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蕪湖之水非可以分江脈而南流
詆班固爲不習地勢韓邦憲之以胥溪卽溧水爲伍員所鑿二說

之謬錢塘三江辨辨之纂詳無煩贅矣阮元浙江圖考云班志
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
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
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
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大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
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敘北江止於
毗陵敘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

吳中

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
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
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
也蓋得之矣浙江圖考又曰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
江東南左會瀟湖瀟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
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瀟湖而東出仍
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口必
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
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委中江出瀟
湖之口既溼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
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
繁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江口在嘉定縣東
彼入瀟湖而出瀟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瀟湖者南出吳江
復北注耶鄭氏敘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
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江而言爾本禮按吳松江口卽

在寶山縣南攷丁取忠輿地經緯度里表寶山縣當緯度三十一度二十分蘇州府當緯度三十一度二十三分是吳松口在蘇州東南阮氏既云中江在吳北直貫太湖東出而以吳松口爲卽中江入海之口亦矛盾也中江入海之道當在今劉河口北一統志蕪湖故城在今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陽羨故城在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丹陽湖在今江甯府高淳縣西太平府當塗縣東南固城湖在高淳縣西南北通丹陽湖固城鎮在高淳縣南三十里五堰在高淳縣東六十里之廣通鎮

卑梁 史記正義卑梁邑近鍾離也本禮按寰宇記盱眙縣都梁山在縣南十六里阮昇之記云都梁山通鍾離郡廣袤甚遠疑卑梁或卽都梁矣一統志都梁山在泗州盱眙縣東南五十里

吳中

卅

姑蘇 韋昭國語注曰姑蘇臺名顧棟高曰非也姑蘇爲吳國都之地名越伐吳吳王率其賢士重祿以上姑蘇猶夫越棲會稽耳安有棄其國都而走保一臺乎觀後范蠡入姑蘇之宮遂滅吳則姑蘇爲吳都無疑本禮按韋注固非顧說亦未諦也國語言姑蘇者四所指各不同其曰以罷民於姑蘇者謂夫差作姑蘇臺以罷民也此姑蘇指臺言曰吳王率其重祿與其賢良以上姑蘇者謂夫差保於姑蘇山也山故曰上句踐之棲會稽亦會稽山也至於姑蘇之宮則指姑蘇山之宮上言夫差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此言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則蠡隨雄至夫差

所居之宮明矣然姑蘇實吳都名故曰入其郭焚其姑蘇蓋既
人外郭遂進狹其都城也彙纂列國地名亦以姑蘇爲吳都蓋
地本有姑蘇山越世家所謂越遂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也閩
廬築城於山東北卽以山名其都夫差築臺及宮於山上又卽
名其臺若宮爲姑蘇也續圖經閩廬城今郡城也通典蘇州春
秋吳國之都自閩廬以後並都於此一統志蘇州府治春秋吳
國都

檇李

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彙纂嘉興縣今屬嘉興府檇
李城在縣南四十五里史記集解賈逵曰越地漢書地理志會

吳中

五

稽郡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本禮

按越絕書吳地傳吳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

水經注 秦水經注 作稽 秦作泰

山陰辟塞者吳備候也水經注漸江水篇浙江又東經柴辟南

舊吳越

今本作 楚誤

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檇李卽柴

辟以備越故名辟塞其爲吳地明矣史記吳世家云句踐迎擊

之檇李左傳曰句踐禦之陳於檇李蓋越聞吳師之來及其未

入境迎之遇於檇李遂陳而戰也其後夫差增封越檇李乃爲

越境其始固吳地也三國志孫權傳黃龍三年由拳野稻自生

改爲禾興縣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改禾興爲嘉興一統志

由拳故城在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橋李在今嘉興府治秀水縣西南

左傳曰去樵李七里按當在今秀水縣境

夫椒 杜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左傳正義杜於此注以椒爲山名土地名以夫椒爲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表地耳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索隱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旦夫差以報越爲志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本禮按國語越王句踐卽位三

吳中

夫

年而欲伐吳范蠡諫越王曰我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史記越世家句踐聞夫差且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是越爲先發制人之計以兵入吳境吳乃因而擊之既敗越於夫椒遂乘勝追北至其國都也何必以不至越地爲疑乎五湖卽今太湖吳越水行舟師相逐又何必以太湖中非戰所爲疑乎水經注沔水篇亦云太湖有包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按吳漢屬會稽後漢分會稽立吳郡吳縣改屬吳一統志

吳城今蘇州府治太湖在今蘇州府境西南夫椒山在太湖中
卽包山

武原 吳越春秋作平原越絕書觀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續
圖經闔廬時吳與越以湖江分境越思猶遠吳越春秋云句踐
五年入臣於吳羣臣祖道至湖江上蓋湖爲吳境也句踐七年
旣釋囚返國厚獻吳王夫差夫差悅之於是賜書贈之以封東
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子胥諫
之不聽吳之南境益狹矣句踐終敗吳而圍之魯哀公二十二
年越滅吳吳乃爲越本禮按國語越語范蠡曰昔我先君固周

吳中

七

室之不成子也則越地狹隘可知史記貨殖傳浙江南則越則
越地不能踰浙江可知史記越世家楚威王盡取故吳地至浙
江則吳地至浙江又可知越絕以武原爲越地自指增封後言
之耳故又言大越故界浙江也攷一統志射襄城在嘉興府城
東北三十里爲吳禦越之所府境東有顧城方輿紀要云在嘉
善縣北三十八里
西有新城南有于城北有主城皆吳越爭戰時所築又何城在
石門縣西三里壹城在縣東南二十里與海甯縣界之管城桐
鄉縣界之晏城方輿紀要云在崇德縣東北
二十里按崇德卽今石門縣皆春秋時吳所築
以禦越者又紀目坡在石門縣東北十二里舊有斷碑云吳王

夫差募兵教養於此方輿紀要云其相接者又有千乘西北七鄉碑云夫差閱兵於此車凡千乘

里曰游屯涇亦吳屯兵處又練浦塘在嘉興縣南二十五里相

傳春秋時吳王練兵處蓋今嘉興一府東濱浙江為吳南鄙重

鎮故城堡林立而吳越戰爭亦大率在此夫差以馮李武原增

封句踐於是嘉興全府盡為越有越始得由吳淞江直指吳都

而東之禍基於此矣阮元浙江圖考既知浙江之即南江非漸

江水而猶以南江以東嘉興以南馮李笠澤禦兒為越地蓋泥

於越絕國語之文而不知其皆吳以增封越者也班志會稽郡

海鹽故武原郡國志海鹽劉昭補注縣之故治順帝時陷而

吳中

夫

為湖今謂為當湖天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一統志當湖在今

嘉興府平湖縣東門外周四十餘里一名鸚鵡湖俗呼東湖即

後漢時海鹽縣陷處

邗城 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釋例在廣陵東南水經注淮水篇

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通鑑地理通釋

引元和郡縣志夫差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寰宇記揚州江都

縣蕪城即州城古為邗溝城也漢已後荒毀又廣陵按郡國志

云州城置在陵上爾雅云大阜曰陵一名阜岡一名崑崙岡故

鮑昭蕪城賦云拖以漕渠軸以崑崙河圖括地志云崑崙山橫

爲地軸此陵交帶崑崙故云廣陵也江表通志邗溝城在今揚州府治甘泉縣蜀岡上一統志蜀岡在今揚州府城西北四里一名崑岡又名阜岡廣陵故城在今揚州府城東北本禮按廣陵漢縣屬廣陵國揚州府志云考三國志曹丕伐吳登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吳志徐盛傳於建業築薄落圍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引軍退據此則故城當在今府城西故能望見建業蓋廣陵城自周顯德後已遞遷而東矣據此與寰宇記所言置在陵上者合則漢廣陵城在蜀岡無疑一統志云在揚州府城東北者蓋亦指周以後之廣陵而非漢之廣陵也又按蕪城賦鮑昭

自注登廣陵城作是蕪城卽廣陵城而杜郵李吉甫並言邗城在廣陵東南則邗城自在蕪城東南非卽蕪城矣寰宇記誤以蕪城爲邗城江南通志乃沿其誤謂邗城在蜀岡上而不知蜀岡上者乃漢之廣陵城非邗城也邗城今不可考約當在今揚州府東南濱江

邗溝 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班志廣陵岡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淮水篇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注淮水石岸卽淮陰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舊

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承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劉文淇曰宋書竟陵王誕反於廣陵帝使沈慶之討之慮其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逼之又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則洛橋在廣陵城東門外也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來耶乃至山陽矣至承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

吳中

三

直至夾耶輿甯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水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淮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劉文淇曰陳敏乃晉惠帝太安時人上距黃初八十年在蔣濟之後三州論不當引之當作陳登劉寶楠寶應圖經云蔣濟傳作三州論以諷帝帝謂魏文帝其時不得有陳敏是也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

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中瀆水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劉文洪揚州水道記云酈注云縣城臨江舊江水道也此謂漢之江都縣縣城臨江吳於邗城掘深溝引江達淮至晉承和中江都水斷於歐陽引江入埭則非舊道矣故於

此云舊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至西北至末口入淮一段釋經中瀆水卽地理志所謂渠水爲吳夫差所溝通者先是江水不能達淮夫差於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卽地理志所謂渠水也知中瀆水卽渠水者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中瀆水亦首受江於廣陵之江都縣東北通射陽湖故知中瀆水卽渠水也但地理志云渠水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云中瀆水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杜預亦謂邗溝水至末口入淮其左傳注云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胡氏謂禹

貢錐指遂謂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判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爲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劉氏原註云胡氏引潘季馴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以是爲高寶地勢最卑之證不知漢唐以前南高北下胡氏據明季地勢證漢以前水道誤矣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理志之確胡氏泥於漢志言渠水入湖而不入淮遂謂邗溝水至射陽湖而止創爲路可通淮水不入淮之說

不知左傳明言溝通江淮既言溝通則江淮之水通矣安得謂
邗溝之水不入淮乎水既入淮漢志僅言至射陽入湖而不言
入淮者如沐水入泗泗水入淮地理志僅言術水至下邳入泗
不言入淮不得云泗不入淮也辰水入沅沅水入湘地理志僅
言辰水入沅不言沅水入湘不得謂沅不入湘也而又何嫌於
渠水不言入淮耶云自永和中和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球引
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者江都水未斷之先縣城臨江迨江
都水斷去江絕遠故改道由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乃至廣陵
城永和者晉穆帝年號也漢順帝亦號永和必知此爲晉永和

吳中

三

者宋竟陵王誕舉兵於廣陵沈慶之討之慶之至歐陽誕遣客
說慶之梁侯景之亂南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柵欲襲廣陵陳太
楚五年北伐徐敬成自歐陽引埭上沂江由廣陵自樊良湖下
淮三事與晉永和近前此至廣陵無由歐陽者故知酈注所言
爲晉永和也云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者水卽中瀆水洛橋
在廣陵東門外謂中瀆水既從邗城引入遂從廣陵城東門洛
橋下出也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
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者此仍言吳邗溝之舊道
也揚州府志甘泉滌洋湖在今府城東北六十五里西南接艾

陵湖東北半屬高郵州界劉氏原註云涿洋卽陸陽唐張薦答權載之書云寶應中相國丈破褐營道寓居陸陽謂權載府志又云高郵州涿陽湖在州南三十里之寓居陸陽湖也

公田村通小涇溝西南屬甘泉縣界武安湖在州西南三十里

武安村卽武廣湖樊良谿在州北二十里自天長縣石梁河流入州

界古樊良湖也樊良一作繁梁陳書太建中徐敬成自繁梁湖

下淮北伐一作樊梁太平寰宇記云樊梁谿在高郵縣北二十

里劉氏原註云宋時高郵爲縣又按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

劉氏原註云此據唐江都縣志合瀆卽中瀆寰宇記謂縣東二百里誤衍百字

太平寰宇記云廣陵縣有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臨合瀆渠蓋中瀆水由廣

吳中

陵城北出至邵伯皆是渠水不由湖邵伯以北有武廣陸陽二

湖中瀆水出二湖之間亦是由渠不由湖也劉氏原註云邵伯以長十八里之

月河明萬曆二十六年始開未開之前由湖不由渠與邗溝舊道異

至樊良則下注湖矣酈注於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詳言邵伯以北不言邵伯以南以邵

伯以南皆由渠不由湖故略之也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

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此謂中瀆水既注樊良湖之後

乃分二道舊道由博支至射陽是爲東道改道由津湖至白馬

是爲西道二道雖殊而皆先由樊良湖故於注樊良湖後始言

舊道見舊道由樊良出博芝始與建安後由樊良出白馬湖異

其必由樊梁湖則同云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者謂舊道從樊
良湖東北至博芝後又至射陽也云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
則中瀆水入淮之道也上文言吳掘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
第言其略此則詳言所經之道酈注及杜預左傳注皆言東北
至射陽地理志言北至射陽入湖志言其略耳亦不得據班志
所云遂謂北至射陽爲吳故道東北至射陽非吳故道也胡氏
溝通江淮圖以邗水入樊良湖又由樊良湖入博芝湖是矣焦
氏循以胡說爲非其廣陵考云水經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
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

吳中

蓄

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
湖此一段謂永和所改之邗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
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卽永和前
吳所溝通之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
蓋博支與射陽南北相連中瀆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
陽二湖不注樊梁也博芝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既至樊良不得
又繞於博芝胡氏作圖以邗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竟
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於酈氏之文未細審按胡氏未
誤而焦氏於酈氏之文有未審也且焦氏之意謂博芝射陽在

東樊良在西既至樊良不得更繞博支不知未設隄岸之先東
西本可通行既至樊良又繞博支者正與蔣濟三州論淮河紆
遠之言合況博支湖在今寶應東南九十里射湯湖在今寶應
東六十里去廣陵邗水甚遠焦氏謂舊道不由樊良湖自廣陵
直北入博芝射陽則越去高郵一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
果由何道至博支耶焦氏豈得謂寶應博支湖竟遠接邵伯以
北之合瀆渠也酈氏以舊道至博芝必先由樊良故詳言中瀆
水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始得東北出博芝射陽
也且博芝射陽本不相連府志博支湖西北通廣洋湖北接馬

長汀亦不能逕入射陽湖焦氏謂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亦非
也蓋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陽皆不能直達中間必有小
支渠相通酈注言其大綱其所經之地不能一一縷析者勢也
是在讀者細審之耳酈注釋吳溝通舊道自廣陵北出注樊良
入博支射陽出末口入淮皆不誤以下敘改道則有訛脫矣云
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窳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
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輿甯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
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窳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
濟三州論曰淮河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窳溝更鑿馬

灑百里渡湖者也此一段皆敘改道事按晉書陳敏本傳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後以討石冰功爲廣陵相則陳敏在廣陵或可穿樊良湖下注津湖然敏於懷帝永嘉元年伏誅永嘉元年下距穆帝永和凡三十九年時敏誅已久則永和不得有陳敏穿樊良湖事又按酈注云興甯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與甯爲晉哀帝年號此謂津湖多風

吳中

三

興甯中又自津湖之南口沿津湖之東岸二十里別穿爲渠入津湖之北口其所以傍湖穿渠者以津湖多風故也此處文義明白惟酈注於穿樊梁注津湖事上下文多踳駁上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按尋文義似當有傍湖穿渠事乃下接陳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則仍是由湖與上患湖道多風句不相應云下注津湖徑度十二里方達北口此謂達津湖之北口謂由樊良湖之北口穿渠入津湖之南口徑度十二里方達津湖之北口也云直至夾耶似由津湖之北口卽直至夾耶矣夾耶雖未詳所在然按酈注敘邗溝舊道謂東北出至博芝射陽

二湖西北出夾耶則夾耶必在射陽湖西北津湖卽界首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度津湖十二里何能直至夾耶也此條文義其誤有三永和無陳敏一誤也上云患湖多風下述陳敏穿樊良注津湖仍是由湖二誤也既至津湖必由白馬湖射陽湖而後可達夾耶津湖不能直達三誤也云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故者承上之辭今引蔣濟論於陳敏穿樊良及興甯穿渠二事下與陳登鑿馬瀨事毫不相涉以意測之酈氏敘邗溝舊道畢卽宜敘建安中東道不通陳登改道鑿馬瀨及穿樊良湖事方與

下引三州論相應後人既以三州論中陳登穿溝誤爲陳敏遂以穿樊良湖亦爲陳敏事因上文江水改道又有永和年號因改建安爲永和又見下文津湖多風句妄意穿樊良湖下注津湖亦是患湖道多風一誤再誤酈注遂不可讀今按三州論所謂淮湖紆遠者謂舊道由樊良至博芝復由博芝至射陽水道紆遠也云水陸異路者水路遠陸路近故云異路水陸之所以異路者以淮湖紆遠故也云山陽不通者山陽卽高寶之山陽湖此指射陽湖以南之水路不通是時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陽中間支渠不通又以舊道紆遠故必須改道也云陳登

穿溝者此穿溝卽指穿樊良湖下注津湖也云更鑿馬瀨者津湖以南旣穿樊良以通之津湖以北更鑿馬瀨以通之津湖與白馬亦本不相連故須鑿之使通言百里渡湖者白馬湖在寶應縣北十五里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樊良湖在高郵湖北二十里劉氏原註云高郵界首去寶應六十里由寶應白馬湖至高郵樊良湖百十五里言百里渡湖者舉大數也蔣濟於津湖以南言穿溝於津湖以北言鑿瀨津湖以南引樊良湖之水津湖以北引白馬湖之水只此數句而建安改道之事已包舉無遺矣夫白馬未鑿之先中瀆水由東道出博支至射陽陳登旣鑿之後乃改出

西道出津湖至白馬水經爲三國時人所作經言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則已在陳登鑿白馬之後酈注言登鑿馬瀨正釋經中出白馬湖之所自來也注與經正相應水經所云中瀆水出白馬湖是建安改道與班固地理志所云出博芝射陽者不同二道不能合爲一也但陳登改道之後中瀆水自廣陵城北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由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出津湖北口穿渠入白馬湖又東北貫射陽湖始出夾耶而入淮也必知旣鑿白馬之後又東貫射陽者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船貫射陽而望

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津潭卽津湖白馬卽白馬湖靈運由江適淮既至白馬又貫射陽是既至白馬之後又以貫射陽而後達淮也劉氏原註云由白馬而貫射陽陳登鑿白馬之後已然非由靈運時始然也或又謂陳登之鑿馬瀨第注津湖而止其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者非陳登事乃陳敏所鑿陳敏雖不得至永和然永和年號或爲太安及永興之誤子何以必知穿樊良注津湖爲陳登事乎曰三州論曰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陳登以東道不通改由西道若鑿馬瀨通津湖而止津湖去樊良湖四十里則是西道仍不得通陳登又何必爲是無益之舉乎總核水經此條

敘建安後中瀆改道由白馬湖本與班固地理志不同胡氏謂以水經爲誤謂水經不如地志之確故其溝通江淮圖誤合地志水經而一之不知水經所云中瀆出白馬湖專論建安改道事鄭注先敘邗溝故道後敘陳登改道至敘輿甯穿渠事但傍津湖穿渠仍是由西道也焦氏循以出武安淶洋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爲永和改道於鄭注原文未經細審又胡氏焦氏引水經注皆不述三州論陳登穿溝事遺卻建安一大沿革尤爲疎略蓋自建安誤爲永和陳登誤爲陳敏後人遂以訛傳訛而水經之義益晦矣幸鄭注引蔣濟三州論有陳登穿溝數語而

蔣濟傳又有作三州論事濟與陳登同時劉氏原註云登於建安二年爲廣陵太守濟於黃初六年作三州論相距二十八年其言足信故據以爲本復旁稽史傳以證

鄭注之訛辨諸家之失揚州水道記又曰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志云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直其上按元和郡縣志爲唐李吉甫所作新唐書地理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則唐江都縣在雷塘西十一里元和志云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據唐江都縣治言之也至漢江都故城水經注云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云縣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寰宇記江都縣下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江水今爲

吳中

三

水所侵無復餘地樂史宋太宗時人其時江都縣仍唐舊治在雷塘西十一里亦在蜀岡可知寰宇記所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者卽據唐時之江都去江都故城而言府志以爲在今江都縣西南四十六里非也又曰江南通志揚州府志並云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漢射陽故城是也宋書州郡志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領縣四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太平寰宇記山陽縣晉義熙元年省射陽縣置山陽郡屬徐州又立山陽縣以隸焉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名郡寰宇記又云楚州淮陰郡今理山陽縣宋書郡國志

並記云安帝義熙元年省射陽縣分廣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爲山陽郡則是義熙之時已省射陽而別立山陽自是山陽著而射陽微或疑劉宋猶有射陽至南齊始僑立江南按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江左僑立則臨淮郡所屬之射陽亦僑寄可知不得謂宋時尙有射陽縣也蓋自義熙立山陽郡縣而射陽之舊縣遂廢矣山陽卽今之山陽縣城宋書云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謂山陽乃射陽縣境內之地安帝於此立郡縣非改射陽爲山陽也宋書又云山陽去州水三百陸同劉氏原註云州謂南兖州治廣陵太平御覽云楚州理山陽縣南至揚州三百里與宋書合 則是義熙所立

之山陽縣卽今之山陽城無疑射陽故城在今寶應縣東七十里俱與山陽無涉而通典舊唐書俱謂山陽爲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爲山陽縣非也義熙旣立山陽之後歷宋至齊皆無所改梁初亦有山陽後入於魏魏收魏書地形志云山陽郡治山陽城領縣二卽山陽左鄉是也山陽爲郡治酈道元魏人水經注云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者卽指此山陽城時白馬湖屬山陽故道元謂山陽白馬湖道元謂中瀆水逕山陽城西不誤惟以東晉所立之山陽城卽漢之射陽城則誤甚矣本禮按自來言刊溝中瀆水者未有若劉氏之明且辨者矣特節

錄如右

耶杜注發揚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彙纂今江南揚州

府如皋縣東立發壩古發揚也亦名古耶本禮按海陵漢縣屬

臨淮晉志廣陵郡有海陽無海陵海陽下曰有江海會祠正與

班志海陵注合則陽字當爲陵之訛沈志云海陵三國時廢晉

太康元年復立是也又按晉志義熙七年分廣陵界置海陵山

陽二郡沈志海陵郡如皋晉安帝立隋志江都郡甯海開皇初

併如皋縣入寰宇記泰州如皋縣唐太和五年析海陵之五鄉

置如皋場屬揚州僞唐保大十年升爲縣則今如皋縣本晉海

吳中

五

陵縣地也一統志海陵廢縣今揚州府泰州治又通州如皋縣

西北三十里有立發口卽發繇口也

三江口水經注沔水篇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更東北流七

十里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

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趙一清曰下有脫字

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

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

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史記夏本紀正義注三江者在蘇

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

江古笠澤江 本禮按笠澤非松江辨見後笠澤條 一江東南上七十里曰蜺湖名

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

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 本禮按此即太湖東出之三江顧守節以當禹貢之三江則誤

祖禹曰主太湖分流處而言則七十里主蘇州而言則三十里

正相合也水道提綱太湖下流入海古稱三江今東江已涸其

大者曰松江府之吳淞江次曰婁江吳淞江自太湖分流出吳

江縣城東南之長橋東北流合龐山湖又東北經唐浦折東南

十餘里為角直浦即古角里又東南流經澱山湖入松江府境

合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五大浦流入上海縣西北境之宋

吳中

家橋又東南流至縣東北三十六里與黃浦合又迤邐為吳淞

口人於海婁江今日劉家河自太湖分流於吳江縣西北十八

里之鮎魚口北流至蘇州府城西三十里之木瀆口由胥門外

日灰橋入運河經城東為婁門湖又東至瀆墅湖又東為陳湖

又東受陽城巴城二湖之水經崑山縣城南又東四十里經太

倉州城南自州西南諸水悉會又東稍南七十里曰劉家口入

於海本禮按太子友所言之三江口即水經注之三江口也三

江口在太湖東而友言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則對舉互

言非謂出三江而入五湖也然道元明言江水歧分謂之三江

口又引揚都賦注言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則婁江東江皆分自松江水道提綱言婁江自太湖分流與酈注不合當非婁江故道也攷會典吳淞江自太湖長橋口東出經吳江震澤縣治貫運河而東爲龐山湖又東北一支津南出曰白蜆江南流爲澱山湖南流爲泖湖折東經松江府治南東北經奉賢縣西又東北經上海縣北又東北經川沙廳西南又北會吳淞江入海正與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爲東江張守節所謂一江東南上七十里曰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者合然則東江卽白蜆江而婁江乃不可攷耳一

吳中

三

統志三江口在吳江縣北約當吳江長橋西北鮎魚口東南運河西岸長洲小長橋之間

沮

杜注水名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曰吳地記胥門西五里有越來谿乾隆吳縣志石湖沿楞伽山而南爲越來谿谿流貫行春橋及越谿橋以入橫塘越兵自此谿來入吳故名按沮上蓋卽今之橫山橫沮聲近本禮按一統志橫山在蘇州府吳縣西南

桐汭

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自石山西北人丹陽湖水經注沔水篇南江又東與桐水合阮元曰桐汭正桐水入江

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敘蓋猶古迹矣洪亮吉曰桐水本合南江至山陰入海杜注云西北入丹陽湖者蓋西晉時南江已湮故桐水就近入丹陽湖耳本禮按據此則桐汭當在今甯國縣西南

說詳

下浙江條

又按沈志廣德何志云漢舊縣二漢志並無疑是吳所立洪亮吉曰考郡縣志後漢分故鄣縣置則縣係漢末所立故二漢志未錄當以何說爲是方輿勝覽亦云後漢置一統志廣德廢縣在今廣德州東桐源山在州西南八十里卽白石山也

頽黃 杜注吳地彙纂當在今甯國府境一統志甯國府春秋屬

吳中

三

吳

笠澤 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左傳曰越伐吳禦之笠

澤本禮按史記夏本紀正義注松江古笠澤江吳地記蓋本於

此元和郡縣志寰宇記續圖經並同方輿紀要新輯注地理志皆主之然水經注河水篇云松江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

松江左右笠澤爲松江所逕之澤則非卽松江明矣按國語敗

吳於圍韋昭注圍笠澤也攷之職方豫州藪曰圃田而左傳鄭

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杜注原圃具圃皆圃名滎陽縣中牟

西有圃田澤是藪澤皆可稱圃笠澤當亦爲藪名史記夏本紀

震澤致定索隱注云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太伯所封國具區在其西古文以爲震澤又左傳稱笠澤亦謂此也蓋圍也笠澤也震澤也具區也四名而實一澤也然書經孔傳正義以震澤爲太湖則又非是具區五湖職方既明分一藪一澗水經注亦言松江承太湖更逕笠澤是笠澤當在太湖之東而非卽太湖又明矣胡渭禹貢錐指曰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入赤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具蒲魚蓮茨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

吳中

吳

潦暴至無以洩之則隘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義曰今士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至平望入赤之間松江左右笠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謂之震澤者也斯言也蓋得之矣

右爲吳本有之地已入表

